

26.11

红西路军史料

hongxilujunshiliao

(第六辑)



88

中共甘肃省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印

红西路军史料

(第六辑)

中共甘肃省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十月

▽ 艾黎 何克陵园正门



▽ 红西路军石窝会议会址纪念碑



▷ 艾黎·何克陵园纪念亭



▷ 艾黎·何克墓碑



第六辑

目 录

党对红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的关怀和营救	中共张掖地委党史办(1)
高台人民群众掩护营救红西路军伤病失散人员的事迹	中共高台县委党史办(5)
敌人残害红西路军伤病失散人员的情况	中共民乐县委党史办(8)
敌人残害红西路军被俘人员的罪行	中共张掖市委党史办(13)
郑义斋传	刘炳强 冯富贵(16)
陈海松传	刘国东(29)
张琴秋传	唐绍钧(42)
孙玉清传	中共青海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 青海民族学院政治系中共党史教研室(52)
杨克明传	中共高台县委党史办(60)
吴永康传	温贤美(66)
熊厚发传	陈光旭(70)

回	在集中营的日日夜夜	方 强 (80)
忆	寻党记	刘克先 (92)
	怀念陈海松政委	李良兴 (101)
录	进出祁连山	王 文 (108)
	民乐人民情意深 ——红西路军失败后的一段回忆	林春芳 (111)

党对红西路军 被俘失散人员的关怀和营救

中共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的胜利会师，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形成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一九三六年冬，中央军委根据战略总任务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要》，向红一、二、四方面军提出了新的战斗任务。为此，红四方面军所属的五军、九军、三十军二万一千余人，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下，奉中央军委命令，在靖远境内的虎豹口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过河后，由于敌我之间事态发生了新的变化，渡河部队经中央军委于十一月十日批准组成红西路军，开始向河西地区且战且进。

在西征中，十多万敌人（民团七万余人）对我红西路军进行疯狂的围攻、堵截。在我军内无粮弹供给，外无援兵补充，欲进不能，欲退难行，徘徊周旋的情况下，艰苦鏖战竟达四月之久。这支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冲杀出来的英雄部队与敌殊死搏斗，转战失利，在我军的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悲壮的篇章。至今回首往事，不禁使人怆然泪下，深怀不已！

红西路军除左支队四百七十余人，转辗抵达新疆外，有九千一百多名被俘及失散人员被关押张掖、武威、兰州、西宁等地的“集中营”、“补充团”和监狱。鉴于上述情

况，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利用西安事变国共两党谈判之有利时机，对营救和收容红西路军被俘、失散和伤病人员十分关注，千方百计地采取各种成功的有效的措施，通过各种方法进行营救工作。

—

在红西路军西征后期，处境甚危的时刻，减员相当严重。这时，党中央获悉西路军危急，为增援西路军，遂以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兵一个团组成“援西军”，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左权为参谋长、刘晓为政治部主任。并指示“援西军”要“调动‘二马’，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不可向西进，因为现在已明白西面是不能生存的。”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援西军”从驻地陕西淳化、三原地区出发，日夜兼程，很快抵达镇原、平凉地区，开始向黄河靠近，接应西路军东返。这时，“援西军”得悉红西路军业已失败，余部转入祁连山区，分散游击，援西部队便停止前进。随后，在镇原、平凉、庆阳等地做组织接应和收容被俘、失散、伤病人员的归队工作。一九三七年六月，国民党九十七师将兰州拱星墩“集中营”关押的我被俘人

员一千五百多名，送往西安、郑州等地以补充国民党部队。这批被俘人员中有一百三十多名干部，在行至平凉四十里铺宿营时，徐太先、方强、卜胜光等人趁敌人布置警戒之机，逃跑归队，其余人员亦陆续被我“援西军”接应回到部队。另外，被俘、失散人员脱离险境，历经艰辛万苦，零星返回镇原“援西军”招待所的也不少，王树声、肖永银、陈明义等人也都是这样归队的。当西路军左支队走出祁连山，转抵星星峡时，党中央指派陈云、滕代远同志前来迎接李先念、程世才所率四百七十余人。这批人员转抵迪化后，整编为“新兵营”。“新兵营”是我军一所多兵种技术学校，为我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造就了一批技术人材，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

一九三七年三月下旬，为了使营救工作顺利进行，通过国民党一些上层人士的关系，周恩来派张文彬、刘秉琳二同志，持周恩来同志给赵守钰①先生（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护送九世班禅进藏专使，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七日抵达西宁）的亲笔信，从西安启程，到西宁找赵，通过赵做“二马”的工作，和平解决与西路军的战事和被俘红军的问题。张、刘二同志在西宁期间，在赵守钰的帮助下，秘密到马步芳一百师的“新剧团”和羊毛、皮毛等一些厂子，看望和了解被俘红军情况，鼓励他们（她）们伺机进行合法斗争，不要盲目蛮干，要讲究策略，保存自己，积极配合党的营救工作，力争早日回归队伍。在此期间，由赵守钰陪同张文彬、刘秉琳前往武威会见马步青，交涉武威被俘红军营救事宜。是年五月，党中央、周恩来再次派张文彬同志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公开身份到兰

州国民党九十七师拱星墩“集中营”，看望押在那里的红军指战员。张文彬去“集中营”是在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下进行的，他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与每个同志一一握手问候，并每人发给一块大洋以缝补衣服之用，使同志们深受教育，非常感动。为使营救工作深入一步，七月，周恩来第三次派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吴鸿宾同志持马麟（青海省主席，当时在西安）的介绍信到达青海了解马步芳对被俘红军的待遇情况。马步芳里然客气地接待了吴，但却以“这里范围小，以后再说”为借口拒绝接受有关提议。吴鸿宾无法立足，便乘机去敌“集中营”看望被俘人员，了解到九军军长孙玉清已被杀害；部分被俘红军被编到马步芳军乐队；张琴秋同志在押西宁；一些年轻的红军在澡堂里给顾客擦背、在饭馆里烧火等情况。吴鸿宾抵兰后即向谢觉哉同志做了详细汇报。我们党针对此情况，加紧了营救步伐。

三

党中央为营救红西路军被俘人员，除派人了解情况外，还通过统一战线工作随时掌握敌情。一九三七年四月，党中央、周恩来委派马步青的老师、回族爱国人士马德函前往河西了解情况。马德函在马宪民（陕西中华联合会总会宣传部长）的陪同下，以搞画展为名到武威（凉州）与马步青商谈，双方以“只要不难为我们的人（红军），我们的枪支、物资可以给马家。”“马步青同意把扣押在武威的红军释放，同时给每人发五元钱路费”②为结局。事后，毛泽东、周恩来对马德函的营救工作深感满意，特赠礼物，以表谢意。在此同时，周恩来还借马德函的寓所（西安市羊市街七十一号）宴请从麦加朝圣回到西安的伪青海省主席马麟（马步芳

的叔叔）、秘书长谭克敏，希望他们从民族利益出发，阻止马步芳对被俘红军的屠杀，要求释放、遣返送回被俘红军参加抗日。马麟表示团结抗日有好处，回去后尽力而为。

尽管如此，马敌仍派很多便衣到各地搜查红军失散人员，杀害红军之事不断发生，仅张掖、青海西宁两地就活埋、刀杀三千余人。在这种情况下，“兰八办”党代表谢觉哉等决定派有一定社会关系，有利于隐蔽的爱国志士、基督教徒高金城同志来河西张掖开展营救、收容工作，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谢觉哉、彭加伦在兰州五泉山接见高金城，共同商量来河西之事。

高金城到张掖后，重开福音医院，以医院缺护士为由，同韩起功交涉，要回王定国、徐世淑、苟正英、廖春芳等在韩起功补充营服苦役的西路军女战士，并以行医为名，秘密开展收容工作。当他听到红西路军政委陈昌浩隐蔽在民乐县花家寨子时，马上派蔡光波（与高金城一起从兰州来，系西路军战士）、王定国等同志前去寻找。由于陈昌浩已在当地群众掩护下安全东返。随即密信谢觉哉同志，告知此情。当高金城听到八名红西路军被俘干部刘瑞龙、魏传统、惠子明、徐宏才、阮正明、张玉清、董光益、刘静生等关押在张掖监狱的消息后，利用和马鹤年（张掖县长）多年旧交的关系，派王定国、苟正英、廖春芳化装成修女去狱中送吃、送穿、检查伤情、传递信息。当得知要将这八名红军押往西宁时，立即向党中央、“兰八办”汇报。高金城还派医生陈大伟、张新明、王定国到民乐、山丹、倪家营子等地，散发写着“中国工农红军已改为十八集团军，在兰州设办事处，地址在兰州南街54号，朱良才在那里接应你们”的条子。并告诉他们福音医院的地址及联络人和联络暗号等。高金城通过种种途径，多方努力营救回

西路军战士丁世芳、吴建初、刘克先等二百多人，并介绍到“兰八办”。但他自己的活动却因引起了敌人的怀疑与仇视，一九三八年二月二日（农历正月初四）被韩起功秘密杀害于张掖（甘州）。

四

我党除了进行地下、统战两条途径进行营救外，为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国民党统治区设立机构，成立了“西八办”、“兰八办”，整批营救被俘战士二千四百余名。第一批是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凉州骑五师将近两千名修路的被俘红军押往西安，由于部分中途逃离，到西安后只剩一千二百余人。这时，国民党准备将我军被俘人员转送汉口做苦力，碰巧天下雨未走开，我党及时的得知情况，由“西八办”出面交涉，将被押人员营救到云阳红军指挥部。第二批是一九三七年秋：国民党政府令凉州送一千名壮丁，马步青将编入骑五师第三旅补充团的一千二百余名被俘人员，由副面长杨明亭负责押交兰州国民党卫立煌部队。“补充团”到兰州后，谢觉哉同志马上采取果断措施，一面找朱绍良（甘肃省主席）交涉，要求被俘人员归回八路军；一面与杨明亭谈判，向他宣讲团结抗日的道理。第二天，被俘人员到西安后，“西八办”处长伍云甫前去看望大家，并经多次与蒋介石西安行营代主任蒋鼎文交涉，同意将“补充团”全体红军人员由办事处送往延安。杨明亭随队到延安后，因受我党影响，返回河西后即脱离了马部。除此之外，“兰八办”、“西八办”自成立到一九三八年八月近一年的时间里，零星接待西路军流散人员五百多人（包括高金城营救的二百多人，骑五师送西安“感化院”的二十四名）^③。

五

在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的过程中，周恩来、叶剑英、童小鹏等三位同志亲临南京国民党反省院探视从西宁押送来的红西路军干部张琴秋、吴仲廉、陶万荣等同志，并经与南京、西安国民党有关方面的严正交涉全部得以营救^④。谢觉哉同志也曾多次出面与贺耀祖、朱绍良等据理力争，进行交涉。把被俘红军的分布情况写信给贺耀祖，通过他向马步芳索要被俘人员。经多方努力，从青海要回刘瑞龙、魏传统；从九十七师要回何兰阶、陈凤祥、王文生等红军指战员。同时，

还亲自到国民党医院看望保外治疗的红军病员，原西路军战士许金彪说，谢觉哉去医院看他，在临走时留下了十元钱，并安慰他好好养病。

为了营救红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我党从派出“援西军”和以陈云、滕代远为党代表的慰问团，到营救工作的结束，作了大量的工作，共营救和收容我军被俘、失散人员四千二百余名（“援西军”收容一千三百余人；“西八办”、“兰八办”整批营救回二千四百余人；零星营救回五百余人）。这些被营救归队的指战员，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党为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注

①赵守钰：字友琴，一八八一年生，山西太谷人，中国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大革命前任绥远都统马福祥（马鸿逵之父）的参谋长兼军法处长，后任冯玉祥部骑五师中将师长，期间曾与我党建立联系。北伐战争时在河南任冯玉祥部骑兵前敌

释

总指挥，统领马步青部队。一九三六年冬任国民党政府护送九世班禅进藏专使，行署专使。
②《马宪民谈去河西营救西路军的经历》。
③《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报告》。
④一九八六年《青海党史通讯》第5期第六页。

高台人民群众掩护营救 红西路军伤病失散人员的事迹

中共高台县委党史办公室

一九三七年元月二十日，红五军在高台失利以后，伪县长王振刚动员了全部伪警察、保甲长、地主豪绅与马家军一起搜捕我红军流落失散人员。马家军张牙舞爪到处搜查，张贴告示，企图用威协、利诱、恐吓等手段一网打尽。但是，对马敌、地方老财恨之入骨的高台广大人民群众，在敌人严密监视和频繁搜捕的恐怖之中，仍然冒着可能遭到家破人亡的危险，保护了不少流落红军，帮助红军混过马敌的耳目逃出虎口。据解放初期统计，高台人民千方百计保护下来的红军指战员三十余人。

掩护出城

马家军攻占高台，气焰十分嚣张。除在城内烧杀抢掠残害人民群众外，日夜不停地追杀红军。营长李中荣正遭马家军追捕无法脱身的时候，适逢一位双目失明的妇女，俩人约好，假扮夫妻，掩护出城。行至城门，马家军要抓李中荣，敌人哨兵用枪托将李中荣打倒在地，于是她毫不犹豫地扑到李身上，大哭大喊说：“这是我丈夫，他是哑巴。”敌人查看男的是哑巴，女的是瞎子，就放他们出了城，李中荣脱险后平安找到了队伍。四十五团政委张力雄，在激战中左腿

负伤无法走动，被姓柴（维仁）的一家群众收留隐蔽，后柴一家想尽一切办法将张装在草车中掩护出城。张力雄经千难万险终于在倪家营找到了西路军总部。

幸逢亲人

五军战士夏德伟，被敌炮弹炸断了左腿，臀部数处带伤，在戈壁滩上艰难的爬行着，被贫苦农民杨延贞发现救到自己家中。他母亲和妻子给夏用草药清洗伤口，送水送饭，后因被人告密，马敌把杨延贞抓去吊打、罚款，但他们一家并没有因此被吓倒。杨延贞母亲在磨坊里掏了一个洞，让夏德伟养伤，整整侍候了三个月，夏才完全恢复健康，送出脱险。四十五团通信员陈永禄负伤后，被城内一家姓陈的群众收藏，扮作陈的儿子，后被敌人发现，把陈夫妻二人抓去严刑拷打，但他们始终没有说出收藏红军的事。

护送亲人

西路军总部干部团政治处主任徐一新同志，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在战斗中负伤失散，在今肃南县红湾寺一带，被挖金子的张老汉营

救，并在张的住处养伤月余出走。后在白泉门附近偶遇放牧青年屈大成，屈即拿来食物让徐充饥，并将其随身携带的麝香给徐贴敷伤口。在屈的帮助下连夜绕过敷军驻地和堵截红军人员的关卡，带到自己家中，把徐隐蔽起来，精心护理，照顾养伤。屈家房舍简陋，对安全不利，之后又转移到喇嘛寺的一个山洞，让其八岁的妹妹送饭送水。同年四月，反动芦阿訇带领民团大肆搜捕杀害红军人员，屈闻风后又将徐转移到表兄万生荣、王利基亲戚家中，先后渡过了半年之久。徐的伤口已渐全愈，于同年十月，徐提出回陕北延安找党中央。十月十七日，周占熊、赵财宝、王尚敏等人慷慨解囊凑集了去陕北的路费。裕固族群众还卖了自家牲畜给徐制做本民族的服装，帮助他化装脱险。十一月初，在屈大成的护送下，从元山子乘车到达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到兰后，八路军办事处安排了屈、徐一起经西安去延安。红五军骑兵团团长吕仁礼，负伤过重不醒人事，后从死人堆里爬出，被一群众营救背回自己家里，洗敷伤口，关怀无微不至，象亲人一样照顾，伤口恢复很快，不久伤好归队。

西路军部分指战员与主力失去联系向祁连山转移路过窑沟时，这里仅有的三十多户

附件一：

当时我任四十五团政委，在敌人最后一次攻城激战中，我左腿负伤，警卫员和卫生员将我扶到团部卫生所刚刚包扎好，就得到警报说敌人已从西南角三十九团阵地破城而入。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我因无法走动，被警卫员和卫生员扶到一家老乡家，他们匆匆和我分别后，不知去向，有位中年老乡把我隐蔽了起来。战斗结束几天后，他想尽了一切办法掩护我出了高台城，我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在倪家营子找到了西路军总部。

中共高台县委党史办摘自“张力雄回忆录”

附件二：

• 6 •

群众自动组织起来，杀猪宰羊给红军烧水、做饭，还派人给红军站岗放哨。马家军来了以扬土为号，凡路过窑沟的红军指战员，从未受过敌人伤害。

漫漫西行，忠骨成堆。敌人的疯狂搜捕和血腥屠杀并没有割断高台人民群众同红军的血肉联系，人民不忍心自己的子弟兵继续让敌人残害，更不忍心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烈士遗体暴尸横野，自发组织起来，将数以千计的烈士遗体一具具安葬掩埋。高台失陷已经五十多年了。西路军指战员不畏牺牲，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的革命精神和高台人民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营救红军伤病、失散人员的事迹将共载史册。

当年被营救出的四十五团政委张力雄，现任福州军区顾问（已离休）；三十九团政委张开基，现任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已离休）；总部干部团政治处主任徐一新，现任外交部副部长（已离休）；骑兵团长吕仁礼任解放军炮兵师师长，现已离体；原董振堂的警卫员林炳才任广东汕头分区司令员，现已离体；四十五团一营通信员陈永禄（军级）现已离体。

（张兴德 赵天彦整理撰稿）

……有的全家动手，医治受伤红军。五军战士夏德伟，被敌人炮弹打断了左腿，臀部数处带伤，流落在戈壁滩上艰难的爬行着。幸被贫苦农民杨廷贞救回家里，他母亲和妻子给夏用草药洗伤口，送水送饭，整整侍候了三个月，夏德伟才完全恢复了健康。后来因被人告密，马敌把杨廷贞抓去吊打、罚款，他们一家人并没有因此被吓倒。杨廷贞的母亲在磨房掏了一个洞，把夏德伟送出脱险。

中共高台县委党史办摘自《红五军进驻高台记》

附件三：

在部队出发攻占高台以前我头部负重伤住医院

治疗，部队从山丹县城出发攻占高台的当天我出院归队。在部队突围后我到北街西边一条小巷子内北侧一群众家里躲避的。这户人离北街约有两百公尺，我进房门时家中有夫妻二人，住有三间房子，中间是堂屋，东侧是卧室，西侧是伙房。大伯、大娘年约四、五十岁，大娘特别善良机灵，进去后，她叮咛要我脱衣睡在坑上装作有病不能起床，在敌兵进来搜查时千万不要答话。我完全遵照她的叮咛脱衣上炕睡下装病，她马上给我盖好被子，又端来大碗稀饭和馍馍让我吃，睡有两小时，约在下午三、四时左右，马步青、韩起功旅部特务连一排二班三个士兵进来搜查，我遵循大娘的意见不回答敌人的问话，全由大娘、大伯回答，三个士兵没有问出漏洞就走了。但狡猾的敌兵班长陈有祥走到院门前又返回来要我站起，当我站起时他发现小腿有绑腿痕迹，肯定我是红军伤兵，要把我带走。大娘阻拦不准敌兵带我走，坚持争辩说我是他的儿子，不是红军伤兵，野蛮的敌兵就动手打大娘，目睹大娘为了掩护我无故遭受毒打而不忍，我就跟随敌兵去了。后来被送到河西医院当护士，在这期间我逃出归了队。

中共高台县委党史办摘自“陈永禄回忆录”

附件四：

西路军干部团政治部主任徐一新负伤后，被屈

大成营救带到自己家里。敌人搜捕红军感到不安全。就把徐一新同志隐藏在炕板底下。马家军勾结当地恶霸芦阿訇经常来翻箱、捣柜，搜查得很紧。屈大成冒着危险串连了一些亲戚共同保护，先把徐一新同志转移到他舅父家，后又转到表兄王利基家。徐一新在王家的殷勤照应下住了半年左右，并结识了周围一些邻居，裕固族牧民卖掉自家的牲畜，给徐制作了民族服装，帮助他化装脱险。同时，还有五、六户人家想尽办法给他拼凑了路费，由屈大成亲自护送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中共高台县委党史办摘自《红五军进驻高台记》

附件五：

高台血战后，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舍身救红军，掩护病员。县城失陷后，红五军的某营营长李中荣无法逃去，适遇一位双目失明的妇女，二人约好，扮作假夫妻，由她掩护出城，商定后，相扶出城。行至城门，敌人哨兵持枪托将李打倒在地，该妇女扑在李的身上，大哭大喊说他是我的丈夫，敌军查看，男的是哑巴，女的是瞎子，就放他们出城了。李从高台脱险后到倪家营归队。

中共高台县委党史办摘自《红五军进驻高台记》

敌人残害红西路军

伤病员和失散人员的情况

中共民乐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长征结束后，中央组成红西路军，奉命过河，在悲壮的西征中，近万名党的优秀儿女战死沙场，长眠河西走廊，不少将士在弹尽粮绝、兵员只减无援的情况下，有的不幸负伤，有的离队失散流落河西地区陷入绝境之中。民乐人民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对流落我区的西路军将士、伤员，冒着生命危险，送衣送饭，治病养伤，掩护营救，为革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在国民党“反共”旨意下，马敌军警、反动民团、土豪劣绅、政保人员、地痞流氓等反动力量相互纠集，对西路军失散人员实行了大规模的搜捕、迫害、屠杀，使河西走廊长时间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据中共民乐县委五人小组一九五八年肃反资料记载：当时，流落在民乐县境内的西路军伤病员和失散人员共二百四十一人，被搜捕杀害的就有一百八十七人^①。在法院刑事审判案卷中，记实了大量残杀西路军失散人员的详情，其主要手段有以下几点：

一、欺骗诱捕，送礼活埋。警察局巡官苏得胜，为了升官发财，制造假信，在六坝、四坝和山丹前窑一带，采用花言巧语等卑劣手段，诱骗搜出我西路军失散人员五十二人，苏亲自押送张掖东教场活埋（附件一）。伪镇长贾仲正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

年任马敌排长时，先后奉命率部六次活埋西路军战士一百一十三名，并亲手残杀十名，在往青海解押被俘人员途中，强奸女战士三人（附件二）。

二、图财害命，棒打刀砍。一些地痞流氓恶霸地主假装好人，巧语骗取红军将士信任，图谋杀害。东乐地痞流氓刘生福、刘仁德（已处决）将携带长枪一支、短枪一支和八十两大烟等物的西路军将士四人，以留宿为名，骗到刘万善家，当夜纠集十一人，乘西路军将士疲倦不防之机，夺走枪支，十一人一拥而上分别将四个红军打晕绑住拉到大山坝河滩，由刘仁德手持钢刀一一杀害（附件三）。东乐村张兴智主谋纠合兄弟数人将我失散流入该村的红军二人，追赶围打，活活用木棒打死，搜去身背的包袱两个（附件四）。三堡乡下吾旗村农民马居芳，将身患疾病，随带大烟、白银等物的红军一人，骗到萧家庄南的深沟里，用木棒打死，抢走财物，抛尸野外（附件五）。

三、惨无人道，放狗咬杀。南丰乡杨家圈村地主杨发章，把恶狗放开，将一名乞讨到门口的红军小战士，在光天化日之下活活咬死。民联乡高寨村恶霸地主高凌汉，将失散的两名红军将士留在羊房，为抢得枪支，将二人骗到馍头山深沟，放恶狗四条将

两名红军咬的半死半活，又用枪打死，夺得长枪、短枪各一支，大烟二十两（附件六）。

四、搜捕关押，酷刑折磨。保安团副团长刘广元，曾于一九三七年正月初八日亲率其部在洪水城与我西路军零星部队作战，打死将士三人，伤者数人。其后到处清山、搜捕，在永固、南古一带亲自搜捕红军五人，奸污女战士一人，并接受他人交来红军三十二名，全部押送马敌军营（附件七）。

五、马敌军警，严刑拷打。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七团通讯员向如沛，一九三九年五月讨饭到洪水城，被防城伪军抓去，在城隍庙审问，因不吐真情，将其惨打了一千二百松棒，打的遍身鳞伤，肉块飞溅，鲜血直流，然后割去左耳朵，才算县休。

附件一：

民乐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58）刑字第025号

……

被告苏得胜，在解放前曾在匪军中当兵十多年，1936年我红军西进时，被告接受山丹伪政府指示去永昌侦察红军情况，曾受到物质奖励并升为警察局巡官。我红军失利后，被告携带假信去山丹前窑、民乐六坝一带，利用花言巧语等手段，搜骗去我红军52名与马匪士兵押解送张掖东教场活埋，同年11月被告在山丹行宫边墙巡察时，用乱刀砍死红

六、商团土匪，苛虐横行。张掖商团土匪马福成潜藏民乐县二寨村，以搜捕西路军失散人员和伤病员为借口，横行村庄，苛虐群众，霸占民女。亲自带领敌军赶赴三寨村搜捕我九军战士两名，其中一人骂不绝口，并高声喊：“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当场击毙（附件八）。顺化乡刘四坝恶霸地主赵选普，勾结赵之夫、赵孝普三人主谋定计，将一名红军战士半夜骗到深沟杀害，夺走长枪一支^②。

民乐县委党史办整理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注①、②：1958年民乐县委五人小组永久卷54号，63页、28页。

军一名。……

审判员 凡永年

人民陪审员 田得义

何则礼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摘抄于民乐法院第一审刑事诉讼卷宗1958年度
刑字第497号 摘抄人沈克桓

附件二：

甘肃省张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

（59）刑字第727号

略

贾仲正犯解放前历任马匪军排长、连长及国民

党筹备委员、伪镇长等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任匪排长时，先后奉命率领部下六次活埋我红军战士113名，并亲自残杀10名，强奸女红军战士3名。

甘肃省张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判长 陈守学

审判员 马维林
芦开文
书记员 刘长潮

1959年4月3日

摘抄于民乐法院第一审刑事诉讼卷1959年度刑
字第478号 摘抄人郑兴学

附件三：

山丹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58)刑字第252号

略略

被告史文玉于1936年在东乐给刘生福做活时，路过红军4人，携带长枪一支，短枪一支及大烟等物，当时被坏分子刘生福发现，便起了图财杀人之心，即将4个红军叫到刘万善家以住宿为名，当时由刘生福、刘万德（已决）纠合被告等11人进行密议，将4个红军拉到大山坝河滩，由匪首刘仁德手持钢刀全部杀害。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审判员 段志岭
人民陪审员 胡占廷

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王精华

摘抄于民乐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刑事诉讼卷1959
年度刑字第280号 摘抄人郑兴学

附件四：

民乐县人民法庭第一分庭刑事判决书

刑人庭字第7号

略略

被诉人张兴智于民国二十五年由我四方面军红军战士二人流落于东乐，该员主谋他兄弟数人将我红军战士二人杀害，埋于北山坡长城底下，得去包袱两个。

略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审判长 毛振民
审判员 朱永坤

张复兴
史珍才
王永新

行

毛振民

十二月十八日

摘抄于民乐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刑事诉讼卷1951
年度刑字第6号 摘抄人郑兴学

附件五：

民乐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58)刑字第32号



略

被告马居芳于1937年3月间，因我红军西征时失利后有一红军身患疾病，并带大烟、白洋、衣服等物，被其发现骗到自己家中，见财起意，为了得财便产生了杀害红军之心。该犯与其父马文章商谋好，在某夜晚，借家庭不敢留红军以送走为名，把我红军领到萧家庄南的深沟里，该犯用木棒将我红军活活打死，将财物全得，尸体于次日被群众发现才

埋掉。以上犯罪事实，在庭审中被告供认不讳。

审判员 王占魁

人民陪审员 李永年

曹立德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五日

书记员 李得珍

摘抄于民乐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刑事诉讼卷宗
1959年度刑字第170号 摘抄人沈克恒

附件六：

民乐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58)刑字第252号

略

被告高凌嵩解放前不参加劳动，专依剥削为生，且依仗反动势力与其兄高凌烟（处决）霸占农民的田地四十多老石……。尤为恶劣的是于1937年有两名红军身带枪支，流落于山中，被其弟高凌汉（故）发现骗到羊圈上，要买我红军战士的枪支，言定价格，就回家与高凌嵩商议，但被告却以毒辣手段，叫高凌汉死打发红军回去。高到羊圈上，就与被告高廷良（给高凌嵩放羊的）策划，若杀了红军给白洋20元被告高廷良为了给地主效力。就和牧工高乐天以付枪价为名，将两个红军骗到馍头山，

而高凌汉携犬持枪，随后赶去，放犬咬、枪打击死一名，另一名因枪击未准，被告高廷良则以木棒打死，终于使我两名红军战士死于被告的手中。

……

审判员 刘浦

人民陪审员 胡占廷

金凤英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王精华

摘抄于民乐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刑事诉讼卷1958
年度刑字第362号 摘抄人郑兴学